



同学呵，同学



# 同学啊, 同学

黄健民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海石、金兰  
封面插图：陈万金

同学啊，同学

Tóngxué Tóngxué

黄健民

---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佳木斯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4 10/16·插页 2·字数 65,000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,700

---

统一书号：10359·4

定价：0.50元

## 目 录

第 一 章	尚小军回来了 .....	1
第 二 章	一双白网球鞋 .....	8
第 三 章	老师的心 .....	16
第 四 章	电影票的风波 .....	25
第 五 章	马飞飞的家 .....	32
第 六 章	“鱼和汤” .....	39
第 七 章	数学竞赛之前 .....	48
第 八 章	河沙里的土沙 .....	57
第 九 章	九个老头喝酒的故事 .....	67
第 十 章	考场上 .....	77
第 十 一 章	一本书 .....	87
第 十 二 章	不平静的夜晚 .....	95
第 十 三 章	尚小军病了 .....	102
第 十 四 章	夜擒盗贼 .....	109
第 十 五 章	秦娟娟钢笔不见了 .....	115
第 十 六 章	圈套 .....	122
第 十 七 章	马飞飞家被盗 .....	126
第 十 八 章	同学的心 .....	132
第 十 九 章	列车上 .....	134
第 二 十 章	友谊之歌 .....	139

## 第一章 尚小军回来了

故事发生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一个春天，某煤矿的一所子弟中学里。

早春，校庭里的残雪已经融化得干干净净，宽阔的操场，静静地躺在灿烂阳光下。围墙四周的白杨树、唐槭树那光秃、僵硬的枝条变得柔软起来，新的生命在悄悄地萌动。呈马蹄形的教室和办公室的房舍，红砖灰瓦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显得耀眼而和谐。

操场上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影。教室也是静悄悄的，只能听见教师抑扬顿挫的讲课声和学生清脆响亮的朗诵声。

学校结束了混乱的局面，开始恢复了良好的秩序。

教育从歧路上返回，开始步入了正轨。

一个中等身材，剪着齐耳短发，面孔略显苍白和消瘦的女教师伏在办公桌上，精心地批改着作业。她叫杨晶，语文教师，是初二（1）班的班主任。

门开了，党支部关书记进了屋。

“杨老师，上午还有课吗？”

“没课。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“有事，到我这来一趟。”

杨老师跟关书记进了党支部办公室，关书记给杨老师挪过一把椅子。

“是这样。”关书记将两掌相互握着，放在胸前的办公桌上，“刚才接到区公安分局电话，找你，你正在上课。你们班有个叫尚小军的，参加了一个盗窃集团，在沈阳缙窃时被抓住，现正在区公安分局拘留。据说是被胁迫参加的，犯罪行为不重。分局的意见是把他领回来，边上学边教育，支部赞同这个意见。”

“尚小军？我们班没有这个学生呀！”杨老师瞪大了眼睛，惊讶地说。

“他是去年八月下旬离开学校的，参加盗窃集团跑出去好几千里，逛遍了东北几十个城市。你是今年开学才接的班，当然不会认识喽。”

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杨老师两道弯弯的眉毛微蹙着，脸上掠过一道阴影，心里暗暗思忖：一个半年多没上学的学生，又参加了盗窃集团，回到班级，后果怕不堪设想。班级的秩序刚刚好转，学习风气刚好起来，决不能要这匹害群之马。

关书记看出了杨老师心中的忧虑，笑着说：“杨老师，你不必担心。学校不就是教育人的地方吗？在‘四人帮’的毒害下，在那动乱的年代里，不知出现了多少

有劣迹行为的失足青少年。做为人民教师，有责任把他们教育、改造过来。‘四人帮’被粉碎半年了，形势正向好的方面发展，对我们教育工作很有利。你工作上有什么困难，可及时提出来，领导上一定帮助。”

关书记年近五十，是学校的老领导。体格健壮，精神矍铄，办事果断、干练，有魄力。杨老师从他满怀信任和鼓励的目光中得到了无限的力量。领导如此坚决支持，还有什么可以推诿的呢？她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好！我马上去领尚小军。”

“要做好他的家长工作。”关书记叮咛了一句。

杨老师借辆自行车，把车轮蹬得飞快，驶向区公安分局。

接待她的是一位年轻的民警，这位同志向她介绍了尚小军的犯罪情况：他是去年八月末离开家的，在惯盗头子“疤拉眼”的胁迫下，参加了盗窃集团。他掏过十多次兜，但分文未得，全被“疤拉眼”一伙勒索去了。半个月前，他在沈阳车站掏兜被抓的时候，从他兜里只翻出一角四分钱。根据尚小军的犯罪情况，考虑他是个少年学生，公安分局的意见，放他回校，让学校教育他改邪归正。

民警出去了，不一会便带进来一个孩子。这孩子畏畏怯怯，规规矩矩地站在屋中间。杨老师望见，这孩子大约有十三、四岁的样子。头发乱蓬蓬的，象个

鸡窝，看来有好几个月没理没洗。上身穿件青色的破旧棉袄，有几处露出了棉花，上面的钮扣只剩下第二个和第四个。棉袄很不合体，过了膝盖，埋住了手。下身是一条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裤子，单薄得很，看样子里面没有棉裤。脚上是一双旧球鞋。左额头上有一块墨水瓶盖大的疤痕，两眼露出胆怯、哀怜的神色。



这孩子见杨老师两眼盯盯地瞅着自己，神色更加慌乱不安，不敢去看她，忙把头低下。民警走了过来，托起他的下巴，让他抬起头来，严厉地说：“尚小军，这是你们学校杨老师。一会，把你领回去。回校后，要改邪归正，好好学习，别再偷东西了。下回若再抓住你，可就不象现在这样处理法了。尚小军，记住了吗？”



“记住了。”尚小军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应答道。

杨老师站起来，走到尚小军跟前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亲热地说：“我是你的新班任，姓杨。走，咱们回学校去。”

尚小军身子直往后退，露出惶恐的眼神，“不！我不回学校。”

“怎么，不回学校？”

“我怕……”

望着尚小军惊恐万状的样子，杨老师和民警脸上掠过一丝苦笑。杨老师拉着他的手，说：“别怕！我是特地领你回学校上课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尚小军露出疑惑的目光。

“老师还能骗人？”

“那……我跟你回去。”

“还有什么东西要收拾拿走的吗？”

民警替尚小军作了回答：“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在沈阳被抓时，就这一身，一冬天连棉裤都没穿，就穿一件秋裤过冬……”

杨老师又一次打量着尚小军蓬头垢面的样子，破旧肮脏的衣着，不由地对尚小军产生了怜悯之心，这孩子虽犯了错，但也够可怜的。

杨老师领着尚小军走出了公安分局，看了看表：十一点十五分，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。下午第一节还

有课，得赶紧回家吃饭。她瞅了瞅尚小军说：“你回家去吧。把衣服换换，洗个澡，明天来上学。”

杨老师走了几步，回过头来，见尚小军站着不动，只是呆呆地发愣，旋即走了回来。

“怎么？”

尚小军没有言语。

“找不到家吗？”

“能……能找到。”

“家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生产委八组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马上回去？”

“我……不……”

“怕爸爸妈妈打吗？”

尚小军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，眸子里刚刚燃起的光顿时黯了。他摆弄着一双齷齪的手，茫然失神地站着。杨老师轻轻叹了口气，双眉紧蹙：看来这孩子回家有很大的难处。尚小军的家住在矿上西采区，从这走，来回得一个多小时。午休时间的确太短了，太紧了，不然，一定亲自送他回家。杨老师哪里了解尚小军此刻的心情哩。照常理，一个离开家半年之久的孩子，该是归心似箭。父母对于他的到来，定会高兴得不得了。因此，杨老师没往别处想。她上前拍了拍尚小军的肩膀：“回家去吧！等我倒出工夫就上你家去，

跟你爸爸、妈妈好好谈谈。”

杨老师着急回家，没有留心尚小军的脸色，急匆匆地走了。尚小军望着老师渐渐远去的背影，眼睛里露出迷惘的神色，眼睛湿润了，两行冰冷的泪水滴落下来……

## 第二章 一双白网球鞋

北方四月初的阳光还不算温暖，积雪没有融尽，杨柳还没有发芽，大地笼罩在料峭的春寒之中。

尚小军穿条单裤，浑身感到冷嗖嗖的。他袖着手，缩着脖子，在矿区的土路上慢吞吞、没有目标地走着，象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。他生怕有人认出自己，将棉袄领子掀起来，盖住半个脸。他走的方向并不是自己的家。他不想家吗？不，在这七个多月里，尚小军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家，尽管他是被迫离开家的。在梦中，好多回梦见亲爱的妈妈，可爱的小妹妹。他想她们呀！然而，家里还有他不想的，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，令他憎恶和恐惧的，这就是他的继父。如果不是挨继父那两个耳光，自己能离开家吗？能叫“疤拉眼”那伙坏蛋威逼，参加盗窃集团，在外流浪七个多月吗？他恨透了继父，发誓永远不登家门，永远不去见继父那冷冰冰的没有笑容的脸。

去年八月，尚小军升入了初二。学校九月份召开秋季运动会。他们班要排一个团体操，要求穿白网球鞋上场。尚小军没有白网球鞋，恰好百货商店新进了

一批，两元七角钱一双，又便宜又漂亮，他想买一双，可是他不敢向继父开口。他怕继父，讨厌继父，可是，妈妈不在家，不向他要钱又向谁要哩。

继父和妈妈感情不好，时常吵嘴。尚小军经常看见妈妈一个人躲在一边抹眼泪。继父讨厌尚小军，说他懒，嘴不甜，不会来事儿。这天放晚学，尚小军回到家，继父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；桌上摆着四碟菜。妹妹小玲趴在桌上，伸着小手，一粒一粒捡碟里的花生豆吃。尚小军迟疑了半天，刚把买白网球鞋的事说完，继父脸色就变了，猛搦一口酒，把筷子往桌上一摔，眼珠子瞪得老大，厉声喝道：“买什么鞋，不是有鞋穿嘛！”

尚小军吓得心惊肉跳，不过，买鞋心切，还是壮着胆子央求道：“爸爸，买的是网球鞋，运动会穿。给我三元就够了，才两块七一双。剩下三毛钱，还能买一瓶钢笔水。我已经没使的了。”

“不给就是不给，一分也不给，少罗嗦！”继父不耐烦了，夹了一块肉，塞进嘴里。

“爸爸，给我买一双吧！别的同学都有白网球鞋，就我没有。”尚小军不死心，继续央求道。

“爸爸，你就拿钱给哥哥买一双呗！”小妹妹攀着继父胳膊说。

“不行！去！去！去！”继父把大巴掌一挥，象轰狗

一样，然后，又继续吃他的菜，喝他的酒。

尚小军呆呆地站立了半晌，心里说不尽的委屈，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。

“爸！哥哥哭了。”

“哭！死都没人管！”

尚小军一声不响回小屋去了。他一直是一个人睡在小屋里。他躺在炕上，伤心极了，眼泪象断线的珠子噼哩叭拉往下掉。他用被蒙住头，怕继父听见哭声。哭着哭着，他迷迷糊糊睡着了，连晚饭也没吃。

第二天，尚小军神情恍惚来到学校。同座同学问他：“你爸给你钱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为啥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真熊！不给，不会自个儿拿？”

“那……好吗？”

“有啥不好的，又不是拿别人的钱。再说，拿了又不是胡花，是买鞋呀！”

尚小军动心了，打定了一个主意，偷偷拿继父的钱去买鞋。可是，一连几天都没得下手，继父带拉锁的那个黑皮钱包老是揣在上衣口袋里，似乎发觉了尚小军的企图。

一天中午，放学回家，尚小军打开地桌的抽屉找

小刀，眼睛一亮，一张崭新的五元钞票静静地躺在那儿，乐坏了他。继父正在炕上睡觉，打着呼噜。他把钱揣进兜里，赶紧吃了两口饭，到百货公司去，买了鞋，剩下的钱买了几个本子，一块三角板，一支圆规，又到书店买了两本小人书。

放晚学了，尚小军推开家门，见继父阴沉着脸坐在炕上，心里就“咯登”一下。继父见尚小军回来，瞪起眼，气哼哼地问道：“你看到抽屉里的五块钱了吗？”

原来，继父一觉醒来，打算下饭馆，打开抽屉找钱，翻个底朝上连个影也没有。问小玲，小玲说没看见。他怀疑起尚小军来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到底看没看见？”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在哪？”

“让我花了，买鞋了。”

“好小子！你竟敢偷我的钱！”继父跳下炕，恶狼似地扑过来，抡起炉铲般的手掌，左右开弓，“啪！啪！”给了尚小军两个响亮的耳光。

尚小军捂着发热发烫的脸，“哇”地哭出声，解释说：“爸爸，我没买别的东西，只买了鞋和学习用品。”

“你还犟嘴，兔崽子！”继父飞起脚，照小军的屁股就是两脚。第二脚踢得好重。小军一个趔趄跌倒了，

嘴磕在桌子腿上。他感到一阵钻心般的疼痛，一股粘乎乎的东西灌满了嘴，“叭”地吐出来。血！地上分明是一滩鲜红的血。血里有一颗亮晶晶的东西。牙？“我的牙掉了！”小军见了牙，嚎啕大哭起来。继父不但没有丝毫的怜悯之意，反而更加厉害地骂道：“小兔崽子，不用你装。今天不把那五块钱弄回来，非扒你皮不可！”

尚小军从地上爬起来，觉得天旋地转，两眼直冒金星，扶着墙才没跌倒。他吃力地推开门，走了出去。一阵冷风袭来，他不由地打个寒颤。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。

他踉跄在矿区泥泞的路上。

头顶是黑沉沉的云彩，眼前是灰蒙蒙的雨幕。雨，越下越大，天快黑了。到哪里去？若是妈妈在家就好了，自己要买鞋，妈妈一定会痛痛快快地把钱拿出来，说不定还会领着自己去买哩。若是妈妈在家，继父也不敢这样往死打呀。可是，妈妈远在千里之外。三个月前，妈妈到辽宁省的舅舅家治病去了。他多么想妈妈呀！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妈妈身边，一头扑在她的怀里，向她倾诉一肚子委屈。

雨哗哗地下着，风嗖嗖地刮着。

他在泥泞的道路上漫无目标地走着。雨，越下越大，淋湿了头发、脸和身子。他象风雨中一片飘摇的



树叶，不知落到何处。雨幕中，露出了选炭机房模糊的轮廓，走，到那儿去，可以避避雨。他朝那边走着走着，突然，一道强烈的光柱从背后射过来，接着，是轰隆隆、轰隆隆震天动地的巨响，一列火车高鸣着汽笛，呼啸着从他身边驶过。这时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已来到铁路旁。飞驰而去的火车提醒了尚小军：不能坐火车找妈妈去吗？他记得晚上有一趟车是通往沈阳方面去的，现在到车站还来得及。就这样，他来到车站，爬上了那辆开往沈阳的客车。唉，就在这趟车上，他遇见了流氓分子“疤拉眼”一伙，被他们逼着走上歧途，开始了连续七个月的难以见人的生活……

在外流浪的七个月里，尚小军觉得日子过得太慢了，比七年还长。七个月，二百一十个日日夜夜。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家，想妈妈，想妹妹，想老师，想同学。妈妈的病好了吧？小妹妹长高了吧？比以前更乖了吧？老师和同学都怎么样？但，也有不想的，那就是继父。没有继父，自己能遭这么大罪吗？

家，象块磁石拽着尚小军的脚步，因为家里有亲爱的妈妈，可爱的小妹妹呀！

尚小军在街道上，徘徊了好久，终于来到家门口。家，还是那个老样子，一点变化也没有。尚小军在院门口转游了一阵，终于推门进了屋。